

梁羽生作品集

白髮魔女傳

上

梁羽生 著



朗聲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UAN SHA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作品集
07

白髮魔女傳

上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发魔女传/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6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209-5

I. ①白…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9342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63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题字: 黄苗子 书名篆刻: 张貽来

白发魔女传

出版人 祁 军
策 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 娟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林卓萍 德斯裴设计
内文插画 卢延光 杨 艺
文字编辑 林卓萍 林春光
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电 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传真020-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电话: 020-34297719)
印 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1230mm 1/32 19.375印张 549千字 插图39幅
版次印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总 定 价 46.00元(全二册)

目 录

第一回	铁矢神弓 少年扶巨宦 金鞍宝马 大盗震虚声 1
第二回	震动京华 惊传艇击案 波翻大内 巧遇夜行人 27
第三回	手足相残 深宫腾剑气 恩仇难解 古洞结奇缘 45
第四回	七绝阵成空 大奸授首 卅年情若梦 石壁留经 63
第五回	平地波澜 奸人施毒手 小城烽火 密室露阴谋 81
第六回	月夜诉情怀 孽缘纠结 荒山斗奇士 剑掌争雄 101
第七回	剑谱惹奇灾 风波叠起 掌门承重托 误会横生 119
第八回	谦谢掌门 情缘难斩断 难收覆水 恨意未全消 143

第 九 回	江湖术士 颖异少年	施诈骗红丸 有心求剑诀	159
第 十 回	剑术通玄 京华说怪	天山传侠客 内苑出淫邪	181
第十一回	糜烂叹宫闱 蝥螬悲国事	英雄气短 侠士心伤	197
第十二回	块垒难消 权奸弄柄	伤心悲国事 设计害将军	217
第十三回	风雨多经 市朝易改	断肠遗旧恨 历劫剩新愁	233
第十四回	名将胸襟 秘魔崖下	女魔甘折服 鬼母逞豪强	253
第十五回	神剑施威 毒珠空掷	胆寒惊绝技 心冷敛锋芒	271
第十六回	父子喜相逢 忠奸难并立	指挥解甲 经略归农	287

第一回 铁矢神弓 少年扶巨宦 金鞍宝马 大盗震虚声

一剑西来，千岩拱列，魔影纵横；问明镜非台，菩提非树，境由心起，可得分明？是魔非魔？非魔是魔？要待江湖后世评！且收拾，话英雄儿女，先叙闲情。

风雷意气峥嵘，轻拂了寒霜妩媚生。叹佳人绝代，白头未老，百年一诺，不负心盟。短锄栽花，长诗佐酒，诗剑年年总忆卿。天山上，看龙蛇笔走，墨泼南溟。

——调寄《沁园春》

凉秋九月，北地草衰，有一行人马，正沿着绵亘川陕两省边界的大巴山脉，放马西行。行在前头的是几个雄赳赳的武师，中间一辆敞篷骡车，坐着一个年近六旬的绅士，皮袄披风，态度雍容，一骑高头大马，傍着骡车，马上坐着一个剑眉虎目的少年，剑佩琅然作响。

这个篷车中的绅士，正是卸任的云贵总督，名叫卓仲廉，他人如其名，虽然历任大官，尚算清廉。可是俗语说得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何况他是总督。他不必如何贪污，那钱粮上的折头，下属的送礼，也自不少。所以卸任回乡，也请了几个出名镖师，随行护送。

那个剑眉虎目的少年，却不是镖师，他之随行，另有一番来历。原来卓仲廉原籍陕北，阀阅门庭，簪缨世第，只是旺财不旺丁，数代单传，他只有一子一孙，儿子名唤卓继贤，在京中为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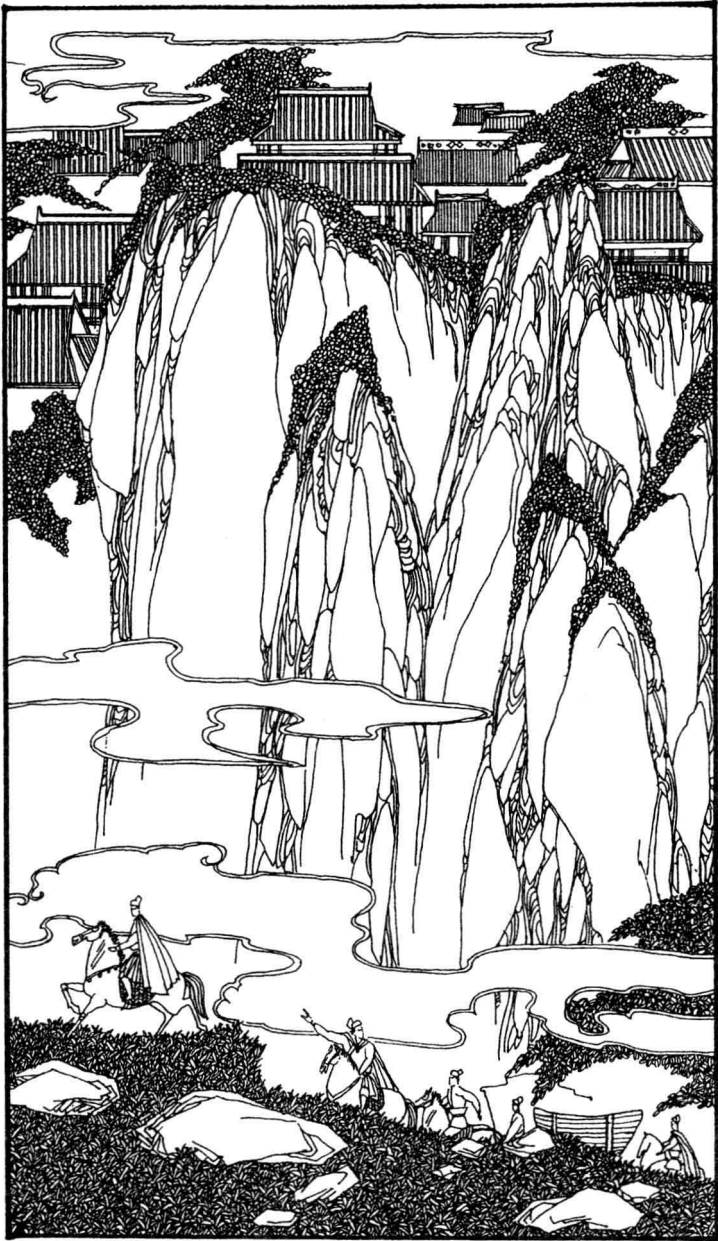
做到了户部侍郎之职，孙儿名卓一航，幼时随父赴京，算来今年也该有十八九岁了。卓一航自小聪明过人，祖父对他十分怀念，这回辞官归里，也曾修书儿子，叫他送孙儿回乡。不料孙儿没来，这耿绍南却拿着他儿子的信来了，信上说，孙儿正在苦读待考，不能即回。这耿绍南乃是孙儿的同窗，颇晓武艺，适值也有事要到陕西，请大人带他同行，两俱方便。卓仲廉和他闲谈，发现他对书诗并不甚解，心里想道，书生学剑，武艺好也有限，还暗笑他是个读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的平凡少年，不料请来的几个出名镖头，对他都十分恭敬，这却不由得卓仲廉不大为诧异。

其时是明万历四十三年，满洲崛起东北，时时内侵，神宗加派“辽饷”达田赋总额二分之一以上，全由农民负担，加以西北地瘠民贫，盗匪纷起，所以卓仲廉虽聘有镖师，并有亲兵护送，也不得不提心吊胆。

这日正行过巴峪关，山边驿道上忽驰过两骑快马，前行的几名镖头，齐都变色！

耿绍南泼喇喇一马冲上，小声问道：“怎么？”老镖头道：“那是西川双煞。”耿绍南道：“哦，原来是彭家兄弟，他们的铁砂掌下过几年功夫，要留心一点。”双煞快马过后，并不回头，老镖师道：“不像下手作案的模样。”耿绍南微微一笑，勒住绳缰，等骡车赶上，淡然地对卓仲廉道：“老大人万安，没有什么，那只是两个小贼。”又过了一会，背后又是三骑快马，绝尘掠过，对卓家的箱笼车辆，连正眼也不瞧一瞧，老镖头诧道：“怎么龙门帮的三位舵主，都同时出动，莫非是绿林道中，出了什么紧急的事情？”耿绍南傲然说道：“管他什么绿林道不绿林道，若来犯时，我不用手上的兵器，只凭这一张弹弓，也要打得他们落花流水。”镖师们唯唯诺诺，一味奉承，卓仲廉见他神色倨傲，暗道：这少年好大口气。心中颇为不悦。

车辆马匹继续西行，黄昏时分，已将近强宁镇外的七盘关，山道狭窄，这七盘关乃川陕边界一个险要所在，它倚山面河，两岸悬崖高达百丈，下面的河水给峭壁约束成只有五六丈阔的急流，在山谷中奔腾而出，宛如万马脱缰，水花溅成浓雾。一行人走出山口，



有一行人马，正沿着绵亘川陕两省边界的大巴山脉，放马西行。

见前头半里之地，有一骑白马缓缓而行，马上人一身白色衣裳，配着白马，更显得潇洒脱俗。卓仲廉道：“这人好似一个书生，孤身无伴，好不危险。我们赶上前去与他同行如何？”耿绍南摇了摇头，猛听得一阵清脆的铃声，六七骑快马自后飞来，霎忽掠过车辆，前面那白马少年正走到狭窄的山口，老镖头惊道：“还不快让，撞上了那可要糟。”话声未了，山坳那边又是尘头大起，十余匹健马也正向这边冲来，两边马队，把少年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卓仲廉不禁失声惊呼，却猛听得那少年大叫一声，白马忽然腾空而起，疾似流星，竟然跃过了五六丈的急流，飞越河面，到了对岸。这两帮马队，骑术精绝，急驰之下，突然猛地勒马，两伙汇成一伙，拨过马头，拦住了前面的山口。

耿绍南一马飞前，抱拳说道：“好汉们请借路！”为首一个虬髯汉子叫道：“凭什么要我们借路？贪官之财人人可得。”耿绍南道：“须知他不是贪官。”另一个匪首叫道：“要借路也不难，把箱笼行李留下便可！”耿绍南一言不发，突然取下背上的铁弓，嗖嗖嗖一连数弹，把抢上来的人一齐打倒，那虬髯汉子哈哈大笑，耿绍南弃弹换箭，呼的一箭，把盗党中的一面黑旗射断，那虬髯汉子这才勃然变色，疾冲数丈，大声叫道：“你知不知道绿林规矩？”耿绍南更不打话，弹似流星，冰雹般地向那汉子打去！

那虬髯汉子疾若飘风，一口厚背赤铜刀左挡右磕，把冰雹般射来的弹子，磕得四面纷飞，宛如落下满天弹雨，耿绍南越打越急，那汉子渐渐有点手忙脚乱，盗党中一个浓眉大眼的汉子喝声：“来而不往非礼也！”也取下一张弹弓，嗤嗤数声，忽然发出几道深蓝色的火焰，交叉飞来，耿绍南一张弹弓，不能两用，打落了迎面而来的“蛇焰箭”，却不能挡住射向卓家箱笼的火箭，“蓬”的一声，大车上一只厚麻布袋竟然着火燃烧，哗啦啦倒下了一堆白花花的银子。那虬髯汉子摇了摇头，面上显然露出失望的神气，耿绍南弹似连珠，施展出“八方风雨”的神弹绝技，虬髯汉子猝不及防，卜的一声，左手关节竟给弹丸打中，一个箭步跳出圈子，忽然抱拳叫道：“武当山神弹妙技，果然名不虚传，咱弟兄走了眼，多多得罪了！”那发蛇焰箭的汉子也翻身跨上马背，高声叫道：“紫阳道长

之前，请代咱弟兄问候，就说是火灵猿和翻山虎谢他老人家当年不杀之恩吧！”说完之后，一声胡哨，手下早扶起了受伤的同伙，退出山谷。

耿绍南放下弹弓，仰天大笑。忽然背后有人说道：“阁下真好弹弓！”耿绍南愕然回顾，竟然是那白马少年，不知什么时候，又从对岸纵马过来，众人刚才紧张忙乱，竟没觉察。耿绍南道：“雕虫小技，贻笑方家。”白马少年笑道：“我哪里是什么方家，只靠着这匹马还不算错，才逃了大难。”卓仲廉下车端详那白马少年，见他马背空空，毫无行李，说话文绉绉的，完全是个书生模样。因问道：“足下可是出门游学吗？现在路途不靖，跋涉长途，危险得很呀。”白马少年躬身答道：“晚生在延安府入学，急着要回乡赶考。老伯台甫，不敢请问。”卓仲廉微笑道了姓名。白马少年惶恐说道：“原来是乡先辈卓老大人，失敬，失敬！”自报姓名，叫做王照希，两人谈得很是投缘，王照希道：“晚生孤身无伴，愿随骥尾，托老大人庇护。”耿绍南霎了几霎眼睛，卓仲廉年老心慈，慨然说道：“彼此同行，那有什么碍事？足下何必言谢。”竟自允了。耿绍南冷冷说道：“阁下一介书生，竟骑得这匹神驹，实是可佩。”王照希道：“这匹马乃是西域的大汗马种，名为照夜狮子，虽然神骏，却很驯良。”西北多名马，普通的人都懂骑术，卓仲廉虽觉这匹马好得出奇，也没疑心。

卓家聘来的那几名镖师刚才一直护着车辆，这时都已围在耿绍南身边，等卓仲廉的话告一段落，忽然齐向耿绍南下拜，那老镖头执礼更恭，半屈着膝，打个千儿说道：“老朽眼拙，虽然早已知道耿英雄是个大行家，却还不知耿英雄竟是武当高弟，老朽要请耿英雄赏口饭吃！”卓仲廉听了，愕然不解。

耿绍南微微一笑，把老镖头双手扶起，说道：“耿某不才，既然挑起梁子，那就绝不会中途撒手，耿某此来，不是保镖，而是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老镖头，请你放心。”卓仲廉听得益发纳闷。

原来这耿绍南并非读书士子，而是当今武当派的第二代弟子。武当少林乃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声威甚大。武当派的掌门人紫阳道长，武功卓绝。他和四个师弟：黄叶道人、白石道人、红云道人、



少年吆喝一声，只见白马忽然腾空而起，疾似流星，竟跃过五六丈的急流，飞越河面，到了对岸。

青囊道人，合称“武当五老”，门下弟子，数以百计，这耿绍南乃白石道人的首徒，在第二代弟子中，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

刚才拦路打劫的那个虬髯汉子，名叫翻山虎周同，那浓眉大眼的汉子，则叫火灵猿朱宝椿，同是川陕边境的悍匪，武功还在西川双煞之上。武当派素以武林正宗自居，所以历代相传，定下两条规矩，一不许作强盗，二不许作镖师。耿绍南以武当门人的身份，替巨官护送行李，那是极少有之事。老镖头一来怕火灵猿的同党报复，二来实在猜不透耿绍南的来意，所以才说出那一番话，将耿绍南套住。

卓仲廉这时才晓得耿绍南身怀绝技，不明自己的孙儿怎样会结识如此异人。只有再三道谢。耿绍南神采飞扬，对卓仲廉也显得颇为傲岸。卓仲廉想查问他和孙儿结识的经过，他往往顾左右而言他，甚或只是笑而不答。

那白马少年王照希却显得十分文静，一路上对卓仲廉和耿绍南都执礼甚恭。走了两天，已过了强宁，将到阳平关了，沿路上不绝有形迹可疑的人物，三三五五，或乘快马，或策骡车，在驿道上出没。老镖头一看就知是踩底跟踪的绿林人物，整整两天，提心吊胆，幸得一点事情都没发生。过了阳平关后，那些形迹可疑的人物忽然都不见了。这晚，来到了大安驿，卓仲廉喜道：“明日过了定军山，前面便是坦途了。”镖师们也松了口气，只有耿绍南却显得特别紧张，和在路上的闲适神情，完全两样。

一行人在镇上最大的客店安歇，白马少年王照希忽然对卓仲廉深深一揖，朗声说道：“晚生一路上多承庇护，不敢欺瞒，晚生有些厉害的仇家，一路跟踪，若然逃得今晚，便可无事。今晚万一有风吹草动，老大人不必惊恐。只要挂起云贵总督的灯笼，大半不会波及。”卓仲廉吃了一惊，心想老镖头曾再三叮嘱，在路上只可扮作客商，千万不能抬出官衔。事缘绿林大豪，最喜欢劫掠卸任大官。自己只道这少年乃是一介书生，哪料他也是江湖人物。自己和他非亲非故，知他安的什么来意？正在踌躇，耿绍南双眼一翻，抢着答道：“事到而今，合则两利，分则两危！足下意思，老大人一定照办！咱们彼此讲明，大家可要合力齐心，同御今晚劫难！”

王照希微微一笑道：“那个自然。”在客店里自己占了一座花厅，当中摆了一张紫檀香桌，叫店家烫了两大壶陈年花雕，桌上插着两支明晃晃的大牛油烛，随手把马鞍和踏蹬丢在墙角，对耿绍南道：“你们躲到两边厢房里去，非我呼唤，切勿出来。”老镖头与耿绍南见他行径奇怪，饶是见多识广，也摸不透他是何路道。

朔风鸣笳，星横斗转，夜已渐深，万籁俱寂，王照希独坐厅中，凝神外望，动也不动，卓家自卓仲廉以下，都不敢睡。老镖头道：“难道他就这样地坐到天明？”耿绍南忽然嘘声说道：“禁声，有人来了！”

端坐着的王照希突然把酒壶一举，大声说道：“各位远来，失迎，失迎！”门外大踏步地走进了四条大汉，为首的双目炯炯，旁若无人，朗声说道：“朋友，省事的快跟我去！”王照希笑道：“什么事啊？”那大汉面色一沉，正想发作，忽见厢房外悬着云贵总督官衔的灯笼，吃了一惊，喝道：“你是做什么来的？你不是——”王照希截着说道：“保镖来的，各位看在小弟初出道，不要砸坏我的饭碗，别处发财去吧。”那汉子哼了一声，骂道：“你看错了人！”双臂一振，猛地向厢房扑去。

房中的卓仲廉失声说道：“这是京中的锦衣卫。”原来锦衣卫乃是朝廷的特务机关，这为首的汉子是锦衣卫的一个指挥，名叫石浩，卓仲廉以前在云贵总督任内之时，手下一个官员犯了案件，京中派锦衣卫来提解犯官，正巧就是这石浩率领，所以认得。

说时迟，那时快，石浩一个箭步跳近厢房，耿绍南自内窜出，右臂一格，喝道：“什么人？敢惊老大人的驾？”双臂一交，两人都给震退几步。卓仲廉急忙叫道：“石指挥，是卑职在此，可是皇上有什么圣旨要宣召卑职么？”有明一代，皇帝对付大臣素来残酷寡恩，常常因一点小事，就给锦衣卫提去凌迟处死，卓仲廉刚刚卸任，还担心皇帝是要将他解京，声调都颤抖了。石浩凝眸一看，依稀认得，叫道：“果然是卓老人在此！小的捉拿钦犯，无意冒犯，请多多包涵恕罪！”又笑道：“皇上对卓大人甚是关怀，常常提起，说卓大人是个好官。”卓仲廉惊魂稍定，急忙作揖，请他喝酒。石浩道：“卓大人这样客气，折死小的了。小的圣旨在身，不

敢久留，老大人包涵则个。”率领三个锦衣卫退出，临行前对耿绍南和王照希深深看了两眼，大声笑道：“卓大人请的这两个保镖，真是硬得很啊！”

石浩走后，耿绍南一看，只见地上十来个足印，深陷半寸有多，冷笑着说道：“这些奴才，就是欢喜炫露武功，哪比得上我这王贤弟深藏若虚。”房中的卓仲廉忽然急声叫道：“耿贤侄，快来，快来！”

卓仲廉老于宦海，惊魂稍定，蓦然想起：京中的锦衣卫，追踪至此，那白马少年必定是个重要的钦犯，自己受了他的利用，做了钦犯的挡箭牌，日后被皇上查知，这可是抄家之罪。这时也顾不得交浅言深，急忙把耿绍南招来，悄悄说了。耿绍南冷冷一笑，说道：“这个我早已看出。”卓仲廉尚待说话，他已翩然走出。

厅堂上烛影摇红，王照希大杯大杯地喝酒，耿绍南面色一沉，嘿嘿笑道：“贤弟，你真是江湖上的大行家，愚兄佩服之至！”王照希道：“耿兄不必发怒，小弟是不得已而为之。”耿绍南双眼一转，倏地一手抓来，低声喝道：“你胆敢把我武当门人戏弄？”王照希肩头一侧，耿绍南左掌呼的一声，打在他的胸上，王照希微微一笑，肌肉陡然一缩，耿绍南的手掌竟然滑过一旁，王照希仍然端在椅上，若无其事。耿绍南不由大吃一惊，左手擒拿，右手点穴，一招两式，猛然发出，这是武当派大擒拿手的三十六式之一，王照希坐在椅上，看来万难躲避，哪料耿绍南左手先到，他横肘一撞，闪电般地把擒拿手化开，右手一举，又把耿绍南的右肘托起，低声喝道：“耿兄，你我且慢动手，强敌已经来了！你我合则两存，分则两亡！”耿绍南凝神一听，远处隐有啸声，面色变道：“你捣什么鬼？去了一批，又来一批。”王照希笑道：“这回来的是真正的强盗，实不相瞒，川陕边界最厉害的五股大盗，今晚都会到此！”耿绍南怒道：“卓大人并没有多少银子，你们何必这样小题大作，里应外合？”王照希笑道：“你当我是内应么？他们要劫的是我，不是你的什么卓大人，不过他们若顺手牵羊，劫了小弟，再劫你们，也说不定。”耿绍南半信半疑，心里暗道：“你肩无行李，两手空空，劫你作甚？”王照希忽又沉声说道：“赶快退回厢房去，

把有官衔的灯笼取下，也许不会殃及池鱼。”耿绍南一阵迟疑，王照希忽然站起，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耿绍南不由得点了点头，疾忙退下。

过了片刻，啸声越来越近，王照希把大门打开，门外涌进了十多条汉子，高高矮矮，站满一屋，耿绍南一看，龙门帮的三个舵主也在其内。老镖头在里面吓得面青唇白，悄悄说道：“这回糟了，来了三批最厉害的强人，除了龙门帮外，还有大巴山黑虎岩的方氏兄弟，和定军山的麦氏三雄。”耿绍南道：“还有两批未到哩，你等着瞧吧！”

定军山麦氏三雄的老大麦逢春站在当中，双目一挥，磔磔笑道：“真有你的，金珠宝贝藏在哪儿？还不快拿出来？是不是混在那狗官的行李里了？”王照希朗声说道：“麦老大，你也是老于江湖的了，难道这也看不出来吗？久闻大名，不过如是。不必动手，你已输了一招了！”说罢哈哈大笑。

龙门帮的总舵主屠景雄打了一个哈哈，翘起拇指说道：“老弟，真有你的！你拿出来，让咱们见识见识，咱们好好交个朋友。”王照希缓缓起立，将放在墙根的马鞍一把提起，放在紫檀桌上，只压得木桌吱吱作响，拔出佩剑，轻轻一削。哪马鞍原是黑黝黝的毫不惊人，任何人看了都以为这是漆木马鞍，哪料一削之下，顿时金光透露，铁皮里面包的竟是十足的赤金，上面还镶嵌有十余粒滚圆的猫儿绿宝珠，金光宝气，幻成异彩。麦氏三雄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原来有经验的绿林大盗，一看行李客商，便能测知他有多少金珠财宝，百不失一，川陕边境的五股强盗，跟踪王照希已有多日，看他马蹄踏处，尘土飞扬，分明是负有体积小而质量重的金珠重宝，但却看不出他藏在何处，谁也料不到原来是包藏在马鞍之中。

王照希哈哈一笑，提起了一个踏蹬，朗声说道：“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小弟没什么敬意，这个踏蹬，就送与川陕边界的道上同源，算个小小的礼物吧。”绿林群雄面面相觑，麦逢春沉声说道：“你行，咱们认栽了！”不接踏蹬，转身便走。

耿绍南在厢房里偷瞧，刚松得口气，看那麦逢春方走到门口，